



我的水手情人

57

台 王 晴



我的水手情人

于 晴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：晓 涛

封面设计：文 苑

小甜心系列
我的水手情人
(台湾)于 晴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6 字数:128 千字

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5 000

ISBN 7-204-03242-8/1 · 557 定价:9.80 元

第一章

在千种爱情~~袋~~，只有暗恋不开花，也没有结局，因此也是唯一永恒的。陶杰·黄金冒险号——

三月，一个雾气未褪的早晨。

远方传来海风吹动松林的涛声，我停下车来，呼吸着从海岸防风林飘来的清冽空气。

我闭起了眼睛，聆听海涛的乐音，深深吸了一口热带花卉的香气，让雾罩满我全身。我终于回到我日夜思念的地方。

我像一个回到故乡的游子般，海洋的热情在我体内奔窜。我好想立刻冲进艾琴阿姨的怀里，就像渴望能够回到温暖的母体般。

如我所料，文琴阿姨听见了我停车的声音，阿波罗已经汪汪叫地跑到庭院前等我，接着我听见了艾琴阿姨的笑声，还有那一头闪动在阳光下略带银

我的水手情人

灰的白发。

我奔向前去拥住艾琴阿姨。一抬头看见正从屋内走出来的桑青。

“桑青！”

艾琴阿姨把我从怀里放开，我手上的行李都还没放下，桑青已跟着紧紧的抱住我，我的两脚悬空地，随着桑青的旋转发出了爽朗的笑声。

“桑青！小个儿！，放我下来，我的头昏了。”我虽然这样说着，但却又紧搂着桑青的肩膀，开心的笑声，就算桑青再笨，他也会知道我根本是口是心非。

“你还叫我是小个儿？”

“夏妮，他壮得像头牛一样，不是吗？”

“让我看看，”桑青总算把我放下来了，我和他像小时候一样互相拍了拍手、勾了勾手指，然后又笑了起来。

这个五年前我离开时看起来个儿小小、孤僻害羞的男孩怎么像吹气球一样，现在身高体长的，一身古铜色的肌肤，每一寸都绷紧发亮、结实而有弹性。

难道是“男大十八变”？

阳光穿透微微将要散去的烟雾，洒在桑青那挺拔的身子上，有一股不可思议的魔力吸引着我。

“怎样？够酷吧！”桑青从我凝望他的眼神，透视出我的想法。

“看你这身体格，天天泡在海里吧！”我羡慕的说。

“你跟着我准没错上厦个假期包准你变得——”桑青吹了一声口哨，手还顽皮的比着女人身材的弧线，说：“就像惠妮休斯顿。”

惠妮休斯顿一直是我的最爱，尤其是她那一身巧克力色的肌肤，简直是我迷死了，从小到大我还没对任何女星疯狂过，但看完“络极保镖”，我就买回了她的所有 CD。更好笑的是，戏中那个满脸酷味的凯文科斯纳，也是让我迷恋的男子。

我迷恋凯文科斯纳是因为“与狼共舞”，但自从看完“水世界”后，热情就像装满水的水球无故的被戳破了一样。

这些种种，小我五岁但同是水瓶座的桑青全都清楚。

我的水手情人

甜
心
系
列

“桑青！你小心，就为了你这个承诺，我会黏着你的。”桑青从我的手上提过行李，阿波罗又汪汪叫地奔回了屋子，艾琴阿姨勾着我的手一起进入屋内。

“我可以收回这要命的承诺吗？”桑青捂住嘴巴，做出后悔的表情。

“桑青！你这样敲碎了我的心。”我槌着胸，脚已经随着桑青跨上了楼。

“可是你也让我爆破了头，为了我一时大嘴巴的承诺。”

文琴阿姨已经到厨房忙了；桑青则带我到以前我住的房间。

“怎么一点都没变？”我以为我离开了五年，这个房间应该有其他用途才对。

“文琴阿姨一直没去动它，她说有一天你会回来的。”

我环视了房间一圈，床上那一排占满了丕弄卒的绒布娃娃曾陪我度过漫漫的童年假期，此情此景勾起我对许多过往的怀念。

桑青把我的行李放了下来，然后紧搂着我，就

像小时候我常搂着他一样。

“你休息一会儿，我知道你仍像以前一样，天还没亮就出发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还是你了解我，桑青！”多年来我一真吾欢在天未亮时，踏着夜色出发到我要去的地方。我喜欢在开车的路上看见东方第一道阳光冲破黑暗的大地，天空正洒进如织锦般的金色阳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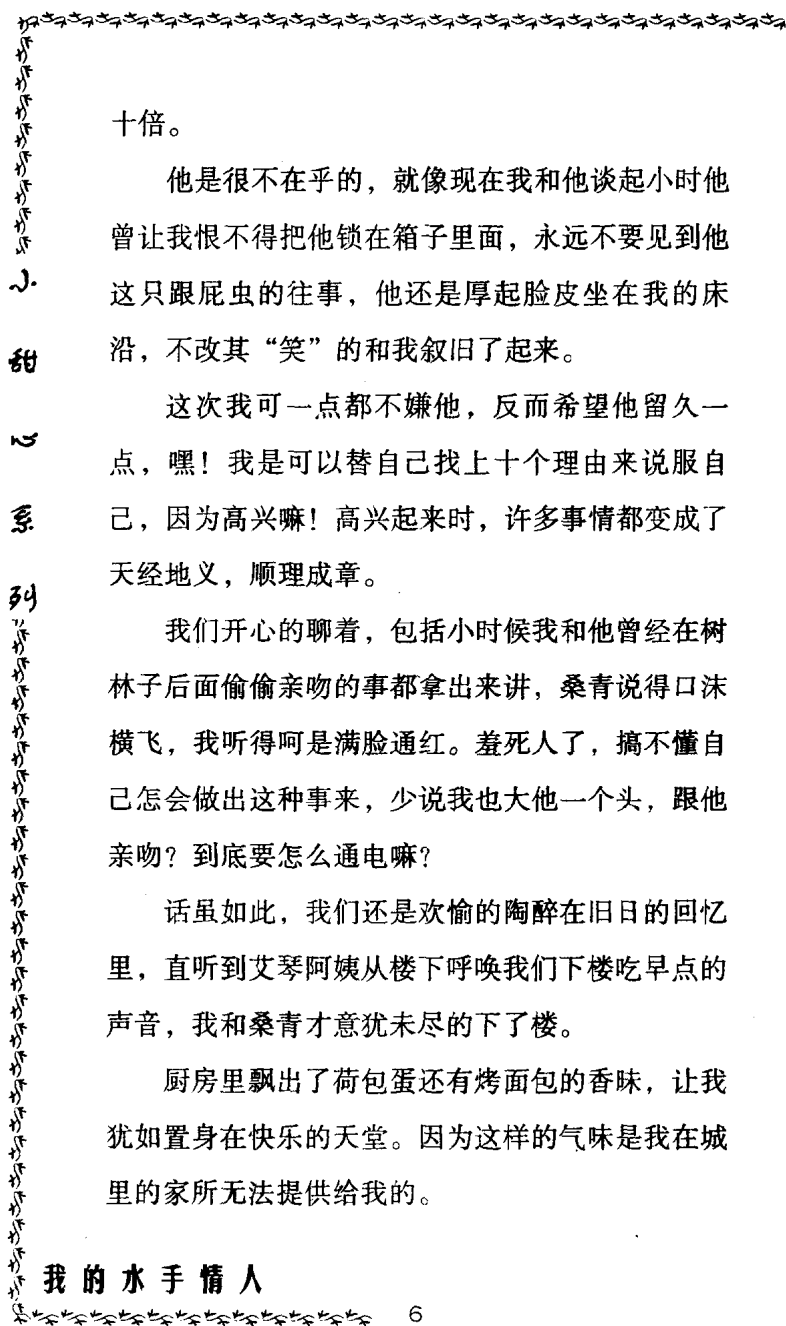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总是这么的多愁善感。”桑青说。

“我有表现得很明显吗？”我擦起了旅行要的拉链，准备把衣服吊起来。

“你可以算是了。”桑青并不多话，但他唇上的那一抹笑很让人心痛，那是属于二十岁男子才有的朝气，充满着带劲的活力。

我实在不懂为什么在我身上始终没有那种跃动的生命力，我也才二十五岁啊！

桑青虽然叫我休息，可是他却一点要走的意思也没有。他还是像小时候一样，老腻着我，尽管我有点烦，甚至音高八度的警告他离我远一点，但他远仍像傻子一般，脸上总是挂着那抹魔鬼的微笑；一点也不知道他不受欢迎，还卖力的把那笑容扩大



十倍。

他是很不在乎的，就像现在我和他谈起小时他曾让我恨不得把他锁在箱子里面，永远不要见到他这只跟屁虫的往事，他还是厚起脸皮坐在我的床沿，不改其“笑”的和我叙旧了起来。

这次我可一点都不嫌他，反而希望他留久一点，嘿！我是可以替自己找上十个理由来说服自己，因为高兴嘛！高兴起来时，许多事情都变成了天经地义，顺理成章。

我们开心的聊着，包括小时候我和他曾经在树林子后面偷偷亲吻的事都拿出来讲，桑青说得口沫横飞，我听得呵是满脸通红。羞死人了，搞不懂自己怎会做出这种事来，少说我也大他一个头，跟他亲吻？到底要怎么通电嘛？

话虽如此，我们还是欢愉的陶醉在旧日的回忆里，直听到艾琴阿姨从楼下呼唤我们下楼吃早点的声音，我和桑青才意犹未尽的下了楼。

厨房里飘出了荷包蛋还有烤面包的香味，让我犹如置身在快乐的天堂。因为这样的气味是我在城里的家所无法提供给我的。

艾琴阿姨是我的姨妈，也是我母亲的妹妹。她和母亲有着完全不同的个性，艾琴阿姨较不多言，在海边的一所国小教书；母亲大性热闹，拥有家专营各类糕饼的食品公司，连香港也有分店。

小时候，每年的寒暑假我都是在这里度过的，我的游泳是姨丈教的，不过桑青还没出生时，姨丈和艾琴阿姨就离婚了，姨丈走的时候，也留下了这栋海边的屋子，留下了桑明和肚子裡的桑青。

“桑明呢？”桑明是桑青的大哥。

“他要周末才回来呢！”桑青说。

“他不住这？”

“是啊！桑明现在自己有一家药厂，虽然自己是老板但终日在实验室开发新药品，忙得一个月才抽空回来一次。”

“我没听错吧！桑明他不是一直想当个自由的摄影家吗？”

在我的印象里，桑明是个热爱摄影的年轻人，他和我同年，却有所我没有的聪明脑袋。我很佩服他，并且老是想不通为什么一样是一个脑袋，他却有那么多的东西可以装，而一点也不觉得累，他除

我的水手情人

了摄影外还画了一手好画，拉小提琴、写诗、唱歌他全会。

而我和桑青一样，成天只会在海滩堆沙堡或是和海浪打架。“打架”是桑青发明的字眼，他有很多玩的点子，每次海浪远远翻滚而来时，他会要我张开手臂，看看会不会被海浪给推走，如果海浪走了，我们还是像一座山一样，稳稳的站在原处，就表示我们赢了，如果我们移开了身子被巨浪冲开，桑青会哄我：“没关系，再和它打一次架。”

当我们全身被太阳晒得发烫，肌肤也晒得发出黝亮的光泽时，桑明已经画好了一幅海景，让我常觉得脸红。

虽袋这样，我还是成天在沙滩走着，弯着腰竺堆的贝壳，然后，再把它们排成各种图案，让海水冲掉。

整个假期过了，我一本书都没看，连暑假作业都是桑明帮我完成的。当然，桑青和我是半斤八两。

每次赶作业时，我都根霸道的骂他：“都是你。”老天可怜，桑青可是大气都不敢哼一声，还

得像古时候的书僮一样，帮我磨墨好让我写完毛笔练习本。

桑明那时都会摇头叹息，我想他一定无法想像怎么会有人那么散，散到连作业都可以找枪手。

虽然这样，这段童年往事，却是我美丽的回忆。我在国外时，读初二的桑青常写信来，信上为了自己找不到代写作业的枪手惋惜不已。

桑青的个性和桑明的个性就像艾琴阿姨和我的母亲一样，就算爬上了天梯还是无法让他们勾到彼此有任何相同生活态度的边。

桑青从小就随波逐浪，深谙水性，小学时就俨然是一名冲浪高手，在各种冲浪活动中大放异彩。

他好动活泼，要他静下来安安静静的读一段书，是会要他命的。但一接近了海洋，他整个人的生命力就自然的表现出来，一点都无法掩饰或做假的。

在外国五年，他的情常让我勾起对故乡的怀念，尤其是在海边的假日。

偶尔我也会提笔写情绪桑明，但除了每年的圣诞节他会不好意思的回我圣诞卡外，他从来没有为

我的水手情人

我写过任何一封信。

之后，我们几乎不再联络，他的消息我都是从桑青给我的信中知道的。此次回国，光是桑青这五年来的信就让我装了一箱。这些信不只是单纯的一些生活报告而已，这些信记载了桑青从一位初二的小男生，成长为一个男人的成长纪录。

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，竟是海涅的情诗。

我想他真的是个准备要恋爱的男人了。

咖啡香味中，我享受到几年来最舒服的一餐，艾琴阿姨不停的谈着桑明的种种成就，这时我看见桑青明亮的眼睛，抹上了一层被忽视的忧郁。

这眼光是我所熟悉的——

艾琴阿姨虽然尽力的在让自己扮演一个公正的母亲，但总是掩盖不住她谈起桑明时那因得意而一脸光采的表情。

桑明不曾让艾琴阿姨费过心，姨丈离家时，他五岁；桑青出生后，他就去念寄读小学，功课优异，一连做了六年的班长。

因为这样，艾琴阿姨也以为桑青同样会是个能念书的孩子。没想到，他却让她伤透了脑筋，虽然

她知道每个孩子总有共各别差异，但她还是会忍不住地把两个孩子放在一起比较，而桑明永远都是比桑青来得出色。

也就因为如此，我对桑青特别的疼爱，当然，最重要的是，我也不爱念书。两个臭皮匠在一起玩得还满快乐的。

“桑明真的不简单，你知道要成立药厂不是常人能做的。”文琴阿姨可停不下来了。

“我也不容易啊，我拥有我自己的船。”桑青像个讨爱的孩子说，等着母亲的赞美。

“你有自己的船？桑青，我迫不及待要看你的船呢。”我期盼的说。

“你真的想看？”桑青眼睛一亮。

“欢迎吗？”

“当然，我的船还偷用你的名命名，不晓得有没有侵犯到版权？”

“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版税我少抽一点。”

桑青哈哈大笑，刚刚在他脸上的阴霾全都不见了。

☆

☆

☆

我的水手情人

桑青和我慢慢的走出了防风林，顺着小路，经过了商店、仓库和鱼窖，在鱼港尽头，U字形的尾处是码头。

桑青拉着我的手，让我藉着他扶持的力量，踩着石梯一跃而上，码头上挤满了捕鱼的人，大概是还没有准备出海，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玩纸牌。

桑青拖了一只木箱，要我坐在上面。他还真把我当成望海的女孩，如果我颈子围着一一条纱巾，头上戴着一顶缘的花帽，那他一定会搬摇椅出来了。

“我们准备要喝下午茶吗？”我拍了拍木箱，一副我可不是磁娃娃的样了，然后我我过了木箱，挨到桑青的身边。

“好主意上桑青有了兴致，他对靠在岸边渔船的男人喊着：“帮我主瓶好酒！”

这下可好了，我只是戏言一句，没想到桑青真的要来个浪漫午茶，而且他还把茶换成酒了。

但我品性良好，滴酒不沾，这回……

果真，那位两臂可以举起两百斤重物的男人，露出了两排洁白的牙齿，手上拿来一瓶玫瑰红还有一串钥匙，用着那种鲁宾逊漂流在荒岛十八年后，

终于得以看儿女人的眼光看着我，还猛对我发出蠢蠢的笑。

十秒，用我的心算法。那可以改行参加举重比赛的男人这才记得他的任务，总算把酒和钥匙交给了桑青。

桑青谢过他后，凝望了一下海湾说：“鱼群会来的。风平浪静的，晚上可以出海了。”

桑青指着靠岸的船只中一艘白色的游艇，二话不说飞跳了下去，然后他伸出了双手，那个意思是：“跳下来吧！”

那实在不是普通的远，我真怀疑这么一跳会不会掉下海，但，不管了。我闭上眼睛，反正海里也没鲨鱼，何况我读书时还得过游泳金牌。

下定决心，我——下——海——了。

桑青一把抱住了我，身体微微仰后。“这波浪还真强。”

我顺势抱着他，一点都不想放手。

桑青发动了马达，在渔夫们的欢呼声下，我们驶出了海港。

晴空如洗，海风迎面而来，一望无际的海洋，

我的水手情人

翻腾着一波又一波的浪花。阳光从快艇四周斜照而来，在海水溅湿的地板上形成点点光圈。

桑青沿着海岸行驶，一边喝着酒，他是仰着头喝的，喝完一口又递给我，我勉强沾了沾唇，虽然那样，我还是觉得酒精已经在我体内发挥热度了。

今日的天气好得让人心花怒放！

码头已经消失在我们的身后，桑青已经跨越海湾，向大海深处驶去，这是多么美丽壮观的景象，多么让人激动的时刻。

此刻，我觉得桑青整个人，整个身于是属于海的，他是大海的男孩，没有人能够从大海的波涌中拥有他。

酒被桑青喝了快大半时，桑青的船慢慢靠了岸，下船时，他手上还是拿着那瓶我只意思意思沾了几滴的酒。

桑青拉着我的手，往着沙滩跑去。沙滩绵延一片，白色的沙粒，迤迤着整条海岸线，像一条通向梦幻的航路。

桑青和我坐在沙岸上，海风带着阵阵凉意，但火球般的太阳把它慷慨的热情贴向我的身子，虽然